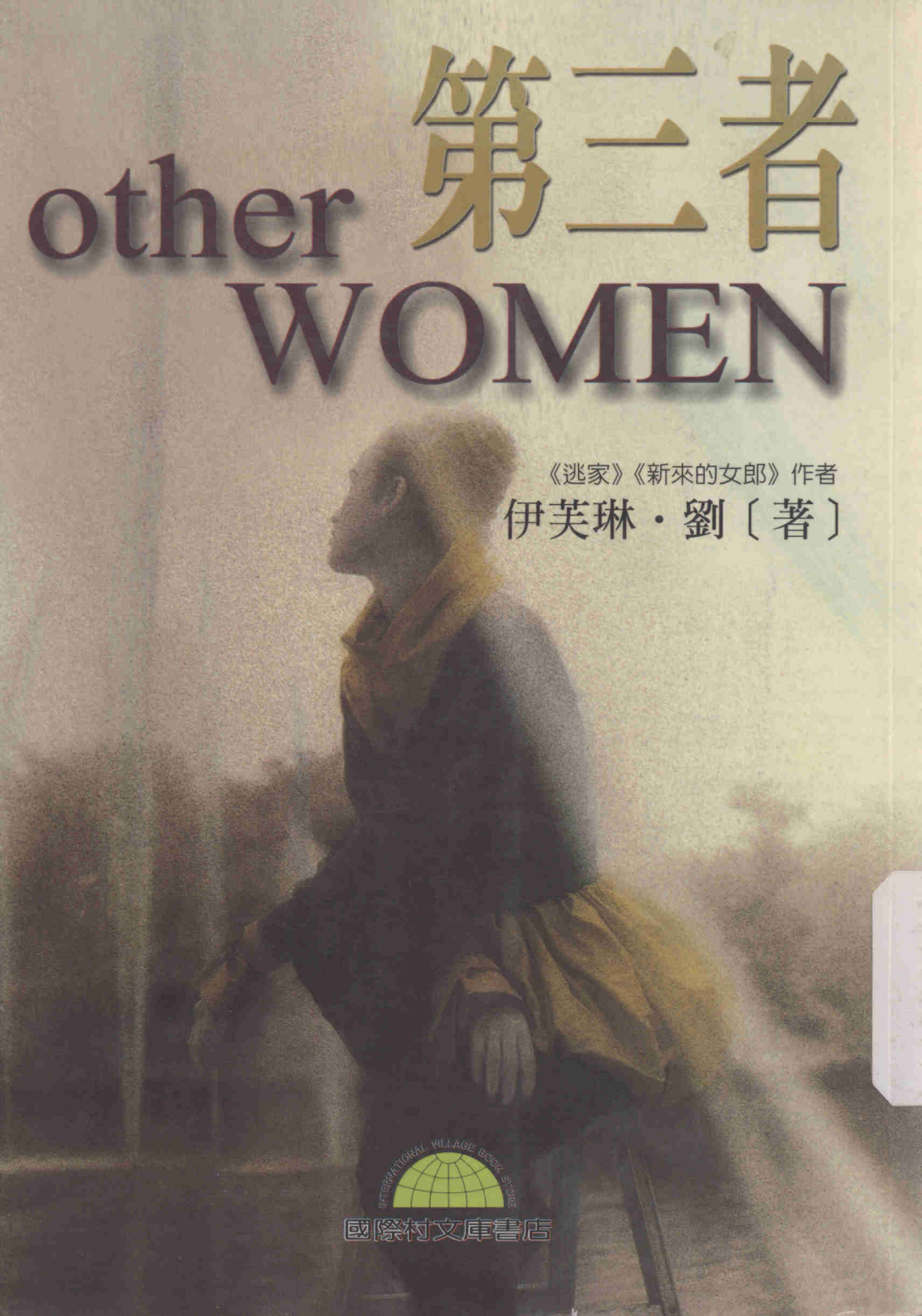


other 第三者 WOMEN

《逃家》《新來的女郎》作者
伊芙琳・劉〔著〕



INTERNATIONAL VILLAGE BOOK STORE
國際村文庫書店

第三者／伊芙琳·劉(Evelyn Lau)

著：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國際村，1999 [民88]

面：公分。--(新譯·名家名著；56)

譯自：OTHER WOMEN

ISBN 957-754-551-3(平裝)

885.357

88007729

新譯·名家名著 56

第三者

NT\$150

〔加〕伊芙琳·劉／著

1999年8月／初版

〈代理商〉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-10號7F之3

電話・02-2956-6521・傳真・02-2956-6503

〈出版者〉

國際村文庫書店有限公司

發行人・陳翠霞 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6218號・郵撥：17297530

編輯部：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・電話(02)2230-0545

總管理處：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(東南工專正對面)

電話(02)2664-2511・傳真(02)2662-4655

網址：<http://www.linyu.com.tw>

E-mail：linyu@linyu.com.tw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-754-551-3

OTHER WOMEN

Copyright © 1995 by Evelyn Lau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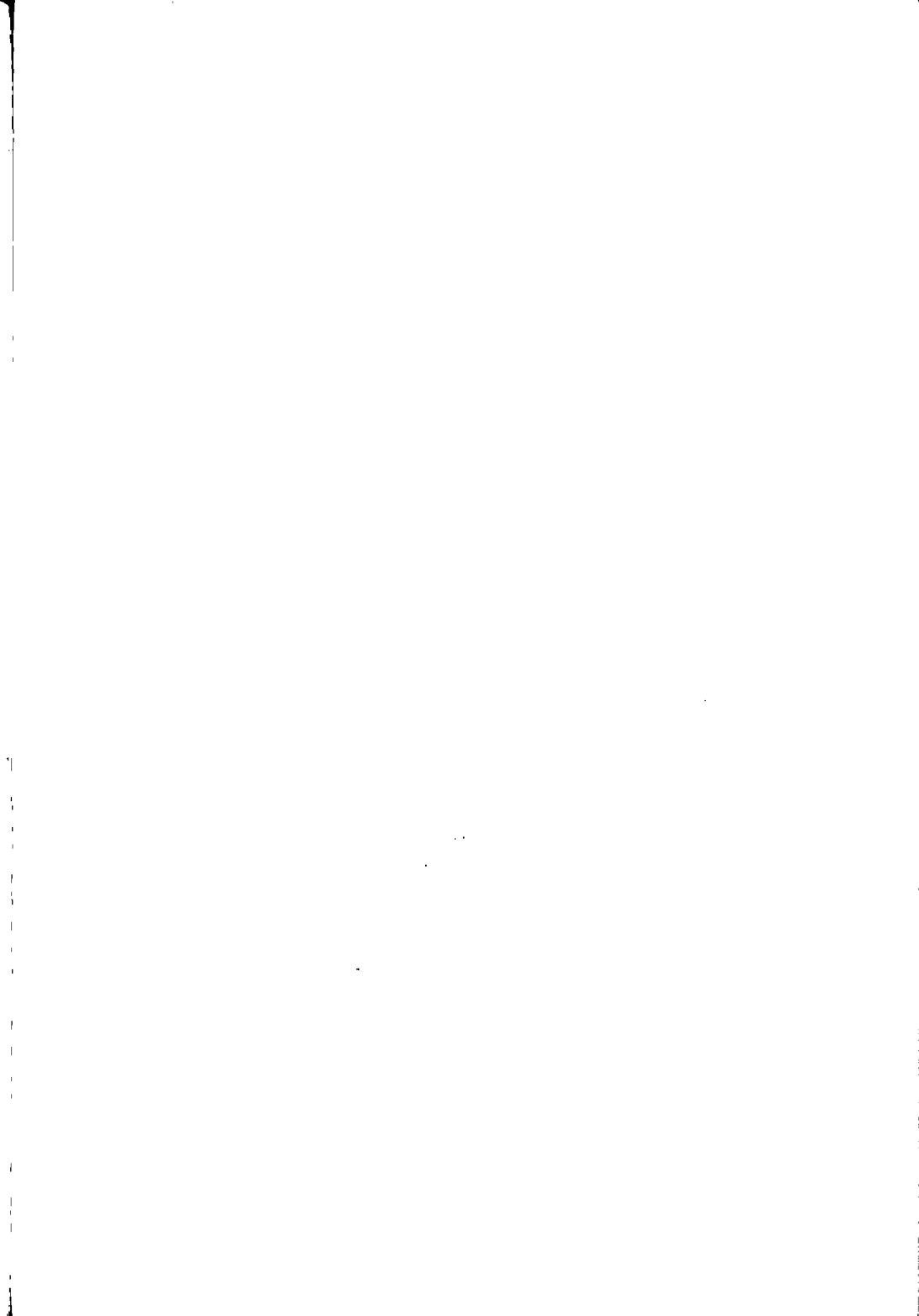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

The Bukowski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Consulting, Ltd.

伊芙琳・劉〔著〕

第三者

OTHER WOMEN



我要感謝加拿大協會慷慨地給予這本書B級的榮譽：Random House的道·派伯(Doug Pepper)和莎拉·大衛斯(Sarah Davies)對我的了解與熱心的協助；還有考福特·克林安為我審閱初稿；以及泰拉·考芙琳(Tera Coughlin)在洛杉磯的家。

我更要特別感謝我的經紀人，丹尼斯·布考斯基(Denise Bukowski)，協助我確定了手稿的最終架構。

在若干不同形式的報導中，《第三者》這本書的一些章節也首次出現了。像是：《加拿大文學雜誌》、《加拿大論壇》、《加比蘭諾評論》、《短論》、《燎原火》以及《探源》等等。

在不安的和平中，

在厭倦和寬容中，只有冒險的通姦才能證明摯愛，

只有背叛的活力，能使胸腔中的血液喜悅跳動。

——當奴·霍爾

節錄自：〈那一天〉；在第三部分的一首詩

這是一個人與他或她的所愛分享對不可知的生命的信仰，可以獲得我們認可的是，愛的所有先決條件是：價值最高且佔有最小空間的那一個。

——馬歇爾·布魯斯特

節錄自：〈追尋失去的時光〉（史瓦安之道）

第一章

雷

蒙穿了一身黑衣走到門口，他有一張她喜愛的男性臉孔，如大理石般白皙的肌膚，眼睛小而善變；那是一張活生生會叫人爲他而痛苦、受傷的面孔。

這張臉孔未見痛苦的表情。菲歐娜的臉龐則透著悽苦悲傷，每當她走向他旅館房間，在大廳盡頭看著鏡中的自己出現在以藤蔓、玫瑰及蝴蝶結裝飾的古老鏡框裡時，就是這副模樣。她有一頭披肩黑髮，眼睛正如波羅地海出產的琥珀一樣，一雙藝術家的手，手指纖細而蒼白，嘴唇嫩紅而柔軟，且總是不停的道歉。那是男人公認的她最大的特徵。

她站在門前敲門。如果他在另一邊屏住氣息，從窺視孔向外注視的話，他會看到她的臉宛如充滿悲傷或性慾高漲般地扭曲著。她把頭靠著冷冰冰的白色木門上，彷彿聽到房內有些動靜：是他在低聲耳語的聲音，以及毛衣沙沙作響，電話線像被拖曳過桃心木

桌的感覺。她知道他正在和他老婆講電話。她敲了好久——像情人一樣偷偷地，然後又像早上巡房女傭般用力且不耐煩地敲著。

之後，他才來開門。他向後退了一步，用看陌生人那種直接、不感興趣的眼神看著她，那是一種街上過往人群看她的眼神，充滿了極度厭惡的冷漠。

「我們必須談談！」雷蒙說。

她明白它將要發生了。

在那三十層樓高的房間裡，有兩面牆是用玻璃做的，可以俯視整個城市，窗戶和對街的金融機構平行，他們的辦公室和會議室整個早上都是空著的，雷蒙坐在一張放在床對面的窗戶旁的沙發上，等著她走過來。在他手肘旁的桌邊，一朵玫瑰枯萎在花瓶裡。如果她想把它放在手中，它會像那小小麻雀的胸膛般光滑；它會像他的陰囊般溫暖，每次他都會把她的手放在兩腿之間，沙啞地說，「握住那裡。」

「妳知道我將說什麼，不是嗎？」他說，了解她又想起其他的時光、其他的景象。她坐在他身旁，於是他把身體從窗外轉過來面對她。迅速地，他伸出手抓住她袖子邊緣下方的手腕，就像拿著刀子割她一樣的痛苦；震得她整隻手臂都在晃。那觸摸一點

也不溫柔，還有手指的輕彈也是。她看著他，就像一位匆忙的行人看著紅綠燈、等著變綠燈一樣；他看著她，就像一個排隊付錢的人看著他前面那個人拿出一本支票簿付一、兩樣小東西一樣。

「菲歐娜，」他說「妳知道婚姻對我來說有多重要，妳知道我愛我的妻子。」

菲歐娜淚眼模糊地看著他的臉，但是她仍能看到他嘴巴堅毅的線條，也看到他連一次也沒有眨眼。

「每當我看著妻子，」他繼續說：「我看到的是一張我老時仍會想看的臉。」

前晚床上的那張臉浮現在她的心頭——窗外背景是她所居住的城市，他們身上蓋著一條乳白色的床單，她數過他眼睛下有三條皺紋。震驚地看著那張她三、四十年後某些早上醒來仍會想看到的臉，那是一張佈滿歲月痕迹的臉；藉著檯燈的燈光她注意到他那個隨著年紀變得更大更黑的眼袋，眼旁有些像小扇子般的魚尾紋。那是一張偶爾出現在她夢裡的臉、一張當她獨自一個人時，會在半夜叫醒她的臉。

菲歐娜告訴過雷蒙自己對他的感覺。他總是把頭埋在枕頭裡睡；她看著他背部的線條，溫暖有弧度的肩膀，在昏黃小燈照射下的柔軟髮絲，心中的愛意如波浪般地湧上來，

而她卻必須勉強自己吞下去，必須保持冷靜。之後他握住她的手臂，搖晃她並說：「妳知道我愛我的妻子，妳知道只要一看到她，我就知道她是我想伴隨一輩子的人，十五年來從沒變過……」他的眼眶濕潤了，當她把牠擁入懷中時，她感覺到淚水滴在胸脯上，如果她曾經看過房間對面鏡中的自己的話，她會看到自己那張受苦的脸，卻永遠不承認那是她站在鏡前的樣子，一張她可能會經嘲笑過的臉。

「這樣沒有好處，」他說，「我不能把我交給妳，我不能當妳的情人。」

然而有許多夜晚構建了她過去十五個月來的生活，能讓她相信她還活著的夜晚，那是每次他們互吻互咬直到嘴唇與乳頭瘀傷並留下痕迹的時候，每當她把牠長長的陰莖放入嘴中的時候，每當他的手指輕按她大腿的時候，雖然從未經歷過他進入自己的體內，雖然他從未把精液射入自己的體內，但是在她心中，這一切已足以使她相信他是自己的情人。她已經漸漸融入他的身體裡，彷彿流沙一般。

「你知道我對你的感情。」她說。

「會過去的，」他說，「只要多一點時間。」

每當電話響起，他就有如脫韁野馬般地從沙發上跳起。是他老婆海倫打來的。菲歐

娜甚至在他拿起話筒之前，在他肩膀收緊並開始踱步之前就知道了，他被捲曲的電話線拴著，向右走兩步，又向左兩步。她聽到他聲調的變化，是那麼的溫柔，那是一種已經很親密、很熟悉的聲音，是他和她一起時從未有過的，她望著他在床邊踱步，床單像新鮮蛋糕上的糖霜一樣平滑。

「嗨！妳好嗎？」他說，「是……是……不，不是的。真的，海倫。好、明天，好……不，第一件事，嗯……我不知道，不是不是。」

菲歐娜閉上雙眼。拜託，她想著，拜託轉過身來看我一眼，就那樣沒別的要求了。當你和她講電話時請轉過來看看我，讓我知道我是這件事裡頭的一份子吧！

他沒有看沙發上的女人一眼，他站在床邊檯燈的光束中，那個前晚曾經把光投在他們臉上與身上的燈，那個像花粉般籠罩過他們的燈。他沒有瞧她一眼，甚至肩膀也不會移過來一下，如果他不是一个字、一个字回答的話，別人真的會以為房間裡只有他和她老婆的聲音而已！看著他聳聳肩，背對著她，菲歐娜了解到他正在保護自己的妻子——就像父母庇護孩子遠離寒冷與黑暗，或愚笨的陌生人的嫉妒眼光一樣。

「什麼？沒……沒有，沒啥不對勁。」

菲歐娜知道他老婆一定已在問爲什麼他要用這種聲音講話。如果海倫在場的話，她就會懂了；她會看到自己老公的身影，把電話圈起來，把她的聲音圈起來，以免遭到那個坐在前面窗戶邊沙發上女人的荼毒。而那女人靜靜地一動也不動，甚至沒一點聲音。但她可以弄點聲音的，她可以大叫他的名字、他老婆的名字，穿過他防衛性的身軀與距離，大叫自己的名字，菲歐娜！

她懷疑在他反應過來之前，她可以講多少。如果她說我愛你的丈夫，如果她說，「海倫，海倫！我愛他！」的話，他不知道會怎麼做。

「沒事、沒事……我保證。」

雖然未曾離開過沙發，菲歐娜還是感覺自己有點錯愕，她想著他唯一該做的就是轉過身來，看著她，承認她的存在，然後她就會感覺好多了。然而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，她仍然可以像每當他扒開她大腿時，她打開嘴巴放入陰莖般那樣輕易地開口；她可以開口說個字，然後從此進入海倫的生活。

「是，是，我會的，我也愛妳。」他對電話那頭的女人說道，「明天我就回去。」

菲歐娜靈魂已有點出了竅。而現在自己正坐在燈光昏暗的房間沙發上，一瓶只剩一

半的礦泉水佇立在面前的玻璃桌，一股突然的衝動讓她想找出原先瓶子上的瓶蓋，把它轉緊一點並把瓶子放回小冰箱中；他可能早把它丟了，她看到打蠟過的木桌的反射中，枯萎玫瑰的花瓣在輕輕顫抖；非常難以感覺到，但確實在抖動著，室內的燈光和她父母家裡的燈一樣是金黃色的，她在位於貧民區的家中長大，金黃色的燈光給了這個旅館房間一種她知道他無法享有的熟悉感。畢竟，他對自己的燈光的記憶是不同的。

「我也愛妳。」她聽到他又說了一次，不太確定他是真的又說一次抑或只是前一句的回音而已。雷蒙正靠在身旁的桌子上，用空著的那支手梳著自己的頭髮。菲歐娜看著他講電話，看到他的嘴很靠近話筒。就算他會害怕，但他並未表現出來。他的聲音並沒有發抖或顫抖。他是個說謊專家，她懷疑當他們第一次在城外的藝術頒獎典禮上見面，那時他正在發言，如同社交家般的順暢而魅力無窮；這兩者實在沒有什麼不同。兩個禮拜後當他來到她的城市時，他堅硬、凍壞的臉在她手中軟化，他的嘴唇分開貼在她的唇上，現在她看到他拿起旅館貼在燈座上便條紙上的筆，敲了三下，又放回桌上。他繼續來回地走著，在她心中，她聽到他說，「我也愛妳」、「我也愛妳」，說的時候他還故意在聲音中加入一些感情。她想，也許那就是結婚的夫妻在彼此說深愛對方時，以及發誓時

所用的那種認真語調。那種聽起來永遠不會是像在叫客房服務的聲音。

終於他放下電話走回沙發這邊，菲歐娜好像要演講一樣清了清喉嚨；把背打直，拉拉膝上的T恤邊緣，把手臂重新交叉起來。他坐下並瞧著她，等她開口說話，臉上沒有一絲表情。

前晚他還擁著她赤裸的身子，撫摸她的頭髮說：「妳最終還是會傷害我，當妳決定這樣做的時候，請速戰速決，別把海倫也扯下水。」

「噢！我的天啊！」她說，「我並不想做任何傷害你的事。」

她的肌膚在兒時記憶的燈光下成為古銅色；她把胸脯靠在他的臉上任他吸吮乳頭，而他的眼淚在她的肌膚上奔馳。

現在一切都變了。這一次他是說真的，她知道。他看著她，等她做出任何舉動或說出任何話。當她沈默下來時他望著窗外，看著這座迎接另一個世紀到來的城市。歐威良(Orwellian)，這個既荒涼又灰色的城市。然而這個位於三十層高的旅館房間仍是溫暖的，昨晚菲歐娜才以一個流暢的動作脫掉短衫和內衣，好像想挑逗每件東西一樣。那被燈光染成金黃色，有如爲了參加法國馬戲團而做的金黃嘴唇和身軀仍餘溫猶存。這一切

全是因爲這兒的人。即使她懷疑今晚摸他的臉時，會是冷冰冰的，懷疑如果她真的摸的話，他會往後縮，就像她拇指與食指中握有一支刮鬚刀準備割破他的臉頰一樣。

經過了一段滿長的時間，長到足夠重新給他一次機會，一次說些他會接納她進入他的生活之類的機會。她心中暗自答應自己，如果他真這樣做的話，那她最後就不會做出任何傷害他的事。電話又響起了；她如同得救般地從沙發上跳起來。

「嗨！你好嗎？」他又說了一次，「是……是的，我保證，海倫，沒有沒有，每件事都很順利，我說真。是的，我會的……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……聽著，我可以過一會兒再打給妳嗎？一會兒，好。好的，我會馬上打給妳。」

雷蒙把電話放下，菲歐娜也站了起來。雖然覺得自己好像忘了些什麼，但她還是只揹起那個掛在肩上的皮包；她全都打包好了；看起來她已有了所需要的一切了。

「看來我該走了。」她說。

「是的。」他說。

他們站在旅館房間的中央，她知道一旦她走出房門，他會馬上拿起電話打給他的妻子。她知道她可以走出房門，通過走廊並進入電梯，而不發出任何聲響。她知道她做得

到，這是他背對著她對另一個女人說我愛妳，使她緊閉雙唇直到發白所產生的力量。

菲歐娜伸出雙手環抱著他。雷蒙很快地回抱了她一下，好像她是個陌生人似的，然後很唐突地推開她並後退一步。她模糊地看見自己的雙臂離開他的身體，看見自己本來可以繞在他脖子上的手現在只能擦過他的鎖骨，然後又回到自己的身旁。

她走向門口。他在她身後用力地關上門，關得很大聲。在一片寂靜中只有栓門聲。她穿過走廊，走進電梯；夾在侍者、商人、夫婦與單身女郎之間走出了大廳。她看見大廳的插花、大理石牆面與銅製按鈕、玻璃門把她帶往粗暴、陰暗的城市中，在那裡計程車會衝向她，然後後門會突然彈開。當走向這些門時，她聽到高跟鞋踩在堅硬、光滑的地面上的聲音。一會兒後她了解到那是從她鞋子上發出來的。這對她來說似乎是難以置信，但畢竟她還是製造出了一些聲音。

第二章

就

是你脖子後面的香味，那個長有如小提琴首般捲曲茸毛的脖子；是我開始的地方，是我第一次把你吸入身體裡的地方。整個吞下直到暈眩，感覺整個房間正

繞著自己旋轉。

其餘的部分，一幕一幕地展現。在這個有時下雪、有時下雨、有時出太陽的城市，像是一盞我們無法攀上或關掉的大燈，那雙凝視著我的藍眼中有完美的白，在你把我推開，雙手緊握背後宛如銹住之前，你僵硬而蒼白的皮膚碰觸到我，使我雙頰火熱。不！別這樣！晨曦時，我拉出你塞在褲子裡的襯衫，把臉貼在你的胃上，你的肉體，溫暖而柔軟，你的呼吸使我飄飄欲仙。

早上陽光照在睡在枕頭上的你，把你染成金黃，有如鬧區珠寶店櫥窗中，放在絲絨